

琦君

千里懷人月在峯



千里懷人月在峯
琦君

爾雅題字：王北岳 爾雅篆印：張慕漁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封面設計・攝影：覃雲生

千里懷人月在峰（爾雅叢書之42）

作者：琦 君

校對：琦君・胡建雄・郭錫侯

發行人：柯青華

出版・發行：爾雅出版社

臺北郵政三〇——一九〇號信箱

台北市廈門街一一三巷一二號之22（國泰永安大廈二樓）

電話：三九三四〇三六

郵政劃撥：一〇四九二五

印刷者：協林印書館

臺北市貴陽街二段二三二巷四號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九月一日初版・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四月十日四版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〇二六五號

平裝45元（如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千里懷人月在峰」

六十一年春，我應邀訪美以後，斷斷續續寫過十多篇雜感。大都是對所接觸的人物，以及美國社會人情的記述。至於遊過的名勝風光，雖然印象十分深刻，只因我這支笨拙的筆，不善描繪景色。何況崔顥題詩，早有珠玉在前，索性就不想再寫了。朋友們光臨時，偶然看看我「到此一遊」的照片，倒比讀我枯燥的寫景文有趣得多呢。

爲了外子調美工作，我以眷屬身份，於去秋再度來美，家居歲月，與前次的到處旅遊訪問、身心上感受全然不同。加以病了一大場，「甦醒」過來，已經是冬末春初。病後心情，振觸自多。幸得有書可讀，有信可寫，有友人可談，難得閒散的日子，倒也容易打發。

今年七月是爾雅出版社創辦三週年紀念。隱地來信，希望最近出版的一組新書中，也能包含我的一本。我很感謝他三年來爲我一連出了三本散文集。現在爲了表示慶祝，更不能不忝陪末座。遂將上次的旅遊稿子整理出十篇，作爲一輯，又選出這一年在美所寫的，加上以

前在臺時寫的回憶文數篇，另爲一輯，再度獻諸愛護我、鼓勵我的讀者諸君之前。

「三更夢書當枕，千里懷人月在峯。」這是我所特別喜愛的古人名句。上一句，我已用作文章篇名，和集子的書名。現在身處異邦，思故鄉，念親友，正是「千里懷人月在峯」的心境，因此句爲本集書名。

夜闌人靜，一枕夢迴之時，常以鄉音低吟這兩句詩，心頭的感受，似溫馨又似悵惘。吟哦再三，漸漸又帶着這一份溫馨悵惘入夢，真個是「三更夢，千里懷人。」這況味又豈是我的禿毫所能表達的呢？

目錄

小序	• 1
賭城奇遇記	• 5
單身漢先生	• 21
靜止的風鈴	• 29
黑天使	• 39
自由中國之友	• 45
水牛城之夜	• 53
芳草天涯	• 63
美國主婦生活	• 77
美國中年婦女看「婦運」	• 85
黑人之歌	• 91

• 峰在月人懷里千 •

千里懷人月在峰 • 101

石室蠅居 • 111

歲暮心 • 119

友誼之舟 • 127

真 • 善 • 美 • 137

一位「年輕的握筆的人」 • 145

春草池塘 • 153

小玩童、友情、童年 • 161

十個零鴨蛋 • 167

頑皮的小草 • 175

春風化雨 • 181

一襲青衫 • 185

談瑪琍：瀑布邊 • 199

賭城奇遇記

飛機盤旋在拉斯維加斯 (Las Vegas) 上空，開始逐漸降落時，我從窗洞下望，已見一片絢燦燈海。看看腕錶正是八點，心裏有點懊惱到得太晚，恐怕不能在晚上一個人逛一逛這舉世聞名的賭城了。鄰座的小姐裘蒂指着窗外對我說：「燈光最亮的地方就是賭城中心區，你一定得去見識見識。」我問她：「一個單身女子，夜晚逛賭城方便嗎？」她笑笑說：「你就是逛個通宵都沒問題，這裏是真正的不夜城，而且沒那個會想看你的錢包。大家都是帶了大把的鈔票來賭，輸光了再來，贏足了更要再來。我勸你也賭一下，碰碰運氣。」我摸了下扁扁的錢包，心裏計算着，這是我旅程將要結束的一段，還有點剩餘的

錢。如果我拿美金五十元去孤注一擲，那就是說化兩千元新臺幣，我會不會有那樣好運道，變成一個百萬富婆回到臺灣，我不禁對自己的癡心妄想笑出聲來。

走出機門，裘蒂的哥哥已來接她。因為我們在飛機上談得非常投機，她為我介紹她的哥哥，並在機場拍了一張照，互留了地址，她哥哥說：「希望你在這裏贏一大把錢，再來旅行一次。」他們熱心地開車送我到預先訂好的旅社，「四皇后旅社」(Four Queens Hotel)，恰巧就是裘蒂所指燈光最明亮的處所。我好高興，想着接待中心一定是有意將我安排在此處，讓我領略一下賭城風光。裘蒂的哥哥告訴我：「這條街就叫做世界聞名的卡西諾大街(Casino Boulevard)。所有的大旅社底層全是賭場，每一家都有好幾百架的吃角子老虎，你可以到處走走，盡情的玩。」

我下了車，抬頭望四皇后旅社像是建築最高的一家旅社，四面八方輝煌的燈光，閃得我眼花撩亂。一進大門，就進了賭場。裏面的燈火並不亮，只是煙霧瀰漫。而且吆喝聲、電鈴聲、機器的卡察聲，頓時使我迷失了方向，找不到櫃檯。却見一位禿頂的高個子老人走來幫我接過行李說：「在二樓，我帶你上去。」辦好登記，找到房間，他替我放好行李說：「別這麼早睡，下去看看熱鬧，你是從東方來的，更不可錯過這個好機會。可是別輸得太多，只準備十塊錢就够了。」我遞給他一塊錢作小費，他把我的手一推說：「我是義務幫忙的，你

留着去投角子老虎吧！」說着，他向我擺了個滑稽臉，眨眨眼睛就走了。我心想他是我一路來惟一不要小費的旅館服務員。大概是賭城裏每個人的眼界都大，就不在乎小錢了。

裘蒂兄妹已經告訴我可以放大膽子夜遊，不必像在紐約華府時，天一暗下來，我得抓緊提包，步步爲營。所以我就帶了提包，聽禿頂老人的話，以十元之數，「大賭」一場，碰碰自己的運氣。下了樓，先喝一杯牛奶，吃塊蛋糕，然後走到一大堆人圍着的輪盤賭前面，一看眼就花了。一粒粒大骰子，在五光十色的飛碟似的盤子裏亂轉，一疊疊五采繽紛的籌碼，被一根長長的勾子，一會兒勾到東，一會兒勾到西，這些我在電影銀幕上都見過，無論如何不會懂，更不是我見習的對象。於是我走到一架吃角子老虎前面，仔細看上面的說明，形式與臺北娛樂場所的差不多，金額有每投一次五分、一毛、二毛五、五毛不等。五角的最多可得五千元，真是一本萬利。一排排的圖畫，「香蕉、蘋果、桔子、梨……」全部對上的，老虎口就會湧出大堆的角子，對上某幾樣的吐出三五枚、七八枚不等。我揀一個五分的，一按鈴，上面的大紅燈亮了，發出驚心動魄似警報的吼聲，一個女孩走來問我要換多少，我只要二元，她遞給我兩疊角子四十枚，向我笑笑說：「祝你好運。」絕無笑我小兒科之意。我暫時不投，看着邊上一個老婦，顫抖着手，同時在兩個機器裏投，左邊的拉了好幾下毫無反應，右邊的忽然嘩嘩地流下一大把，她興奮地抓在一個塑膠杯裏。我問她是不是很容易碰上這樣

的機會。她搖搖頭說：「你別看我贏了這一把，被吃進去的比這多好幾十倍。可是我一點兒也不心痛，多有趣。」她白髮如銀，穿一件大紅毛衣，藍花裙子，一副興高彩烈的樣子。我也在邊上投起來，投一枚，扳一下，滿懷着希望，偶滑下來三五枚，似乎是大量出籠的預兆。可是一枚接一枚地都投進去了，消息杳然。我又兌了兩元，換個機器再投。旁邊一個胖婦人告訴我說：「你不妨多試幾架，我就是這樣。」說着她投進一枚，使勁扳一下沒有反應，就掉頭而去。另一個長髮披肩的嘻痞型男孩，走過來胸有成竹似的投進一枚，扳機一響，竟然陣雨似的，嘩啦啦傾瀉個沒完，男孩躊躇滿志，大把大把往口袋裏裝，看得那個胖女人乾瞪眼，我也油然起羨慕之意，後悔自己爲什麼不搶先投下那一枚呢。於是我走到另一處，守着一個人，看他投得沒有反應，心灰意懶地走開時，就趕緊接上投進一枚。起先真的一下子滑下四五枚，我以爲自己財運來了，誰知愈投愈沒消息。直投到兩手空空，依舊是反應毫無。記得算命先生說我命中注定沒有偏財運。來到國外，也沒轉運。投完四元，我決心「懸崖勒馬」，留下六元買點小紀念品，比這「肉包子打狗」的遊戲有價值得多。賭博的僥倖心理我也體會過了，天下那有不勞而獲的財富。何況一個人孤孤單單的玩，縱然贏了也無人分享這份快樂。

我拍拍雙手，向那個一秒鐘之內就成了「腰纏萬貫」的幸運兒笑笑，他咧了咧嘴，從口

袋裏抓了一把角子給我說：「別放棄，再試試看。」我搖搖頭說：「謝謝你，我要上樓休息了，明天一早還要出去玩呢。」

我並沒有馬上回房間，如此一處多采多姿的地方，如此一個無憂無慮的夜晚，我怎麼捨得讓它在夢中悄悄消逝呢？我跨出四皇后旅社大門，走向卡西諾大道的街心。正對面是卡西諾旅社，斜對面是拉斯維加俱樂部，一樣的燈火輝煌，敞着大門，看去賭場更大。兩邊人行道上。遊人磨肩接踵，男女老幼，各種奇裝異服都有。街心汽車一路按着喇叭，發出不入耳的音樂聲，路人都不以為奇。我步入拉斯維加俱樂部看看，門口就是一排機器，前面都有圓機，可以坐着玩。一個一條腿的殘障中年人，把兩根支撐的拐杖擱在一邊，坐着全神貫注地投角子。我看看那機器是每次投一分的。他對我笑笑說：「沒什麼，只是爲了好玩。(Just for fun)。」我點點頭，他看我穿的是旗袍，問我：「是從中國來的嗎？」我說從臺灣，他說：「啊，我知道那個美麗的海島，我兄弟去玩過。」我問他：「你也打算去玩嗎？」他看看自己的斷腿說：「贏了錢就去。」他笑嘻嘻地遞給我一分錢說：「來，試試你的運氣。」我不便拒絕，接過來投進機器，竟然嘩拉一下瀉出來一把，一數是廿五枚，我統統還給他說：「這應當是你的。」他堅持地說：「不，這是你的運氣，再來。」我只得再一枚一枚的投入，投到倒數第四枚，出來六枚，再全部投入，就沒有反應了。他大笑說：「沒關係，Just

for fun。」我謝了他，又向裏走，兜了一圈，圍着輪盤賭的，一個個神色凝重，像是抱着必死之心，開赴沙場的戰士，每次的得失都是大起大落。和梭哈一樣，是一場殊死戰。我不懂得賭，無由深入的看，只想像得到這種地方沉埋了多少人的生命財產，青春幸福。倒是小型賭博像玩吃角子老虎的，一個個悠遊自在，一副滿不在乎的行樂神情。不相識的可以隨便交談，充分顯示了遊戲人間，隨和洒脱的一面。如果人人都抱着「Just for fun」的心情，玩樂一番，又未始不是一種生活情趣呢。

我有點倦了，回到「四皇后」自己的房間，倚窗眺望滿街通明如白晝的燈光。回味剛才熙攘嘈雜的熱鬧情景，自己也是芸芸衆生中微末的一分子，現在又像螻蟻似的，踽踽地爬向一個陌生的洞穴。忽又想起遙遠的海那邊臺北的家，我好像在繁華的人海中浮沉了好多年，陡然清醒過來，回首燈火闌珊之處，無限虛幻之感。人生如能於熱鬧的名利場中，急流勇退，冷眼旁觀，豈不是另有一番領悟嗎？

第二天一早，我下樓去吃早餐，看見賭場零零落落的，還是有人在玩角子老虎。一眼望見昨晚那個白髮如銀穿紅毛衣的老婦人還顛巍巍地坐在那兒繼續地投。我好奇地走過去問：「你玩了一通宵呀！」

「我上去睡了一會兒，天沒亮就醒了，再下來玩。」

「運氣怎樣？」

她指指機器上的記號說：「沒看見嗎？我從一毛賭到兩毛五，我還要試試五毛的。」

「那你一定贏錢了。」

「沒有，即使贏來了也還給了它，我只是爲了殺時間。」

「你不感到太累嗎？」

她停下手，對我看看說：「我已經七十歲了。去世的丈夫留給我的一筆錢。醫生說我也有嚴重的心臟病，隨時都會倒下去，我不玩幹什麼呢？」

「你一定有兒女吧！」

「有沒有兒女有什麼兩樣？他們各奔前程，我都記不大清他們都分散在那兒了。只有聖誕節和新年才寄卡片來，連我的生日他們都不記得了。我在尼華達(Nevada)還有一幢老房子，可是我寧可住到這裏來，旅館裏有人打掃，不用自己做飯。」她忽然拉着我的手說：「到我家去住幾天好嗎？我有好多照片給你看，我年輕時候的，我孩子們的。」

我非常抱歉地告訴她九點鐘要搭機去大峽谷，下午就去洛杉磯，她有點失望，却又笑笑說：「你真幸福，這麼年輕就到處遊玩。」

我告訴她我已經不年輕了。她仍喃喃地說，「玩吧，玩吧，趁着年輕玩吧！」提到大峽

谷，她又如墮入幻夢中似地說：「大峽谷，啊，那個地方我去過兩次，第一次是新婚蜜月旅行，第二次是丈夫得了肝癌以後。肝癌，是一種不治之症，你知道嗎？」

我點點頭，表示很難過，不該勾起她的傷心，她却平靜地說：「他知道自己沒希望了，就要我陪他去大峽谷再度一次蜜月。我們爬行在層層的峭壁之間，那麼寂寞、遼闊、荒遠的地方，孩子們都離我們很遠，就只有我陪伴着就將永別的丈夫，你說那是什麼滋味呢？」

我一時不知說什麼才好，眼前這位陌生的老婦人低沉的語音，給了我太多的感觸。她一雙模糊的眼睛閒閒地望着我，並沒有流淚。滿臉的皺紋，也是滿臉的笑。人生對於她已平淡如一片白紙。她蹣跚涼涼地來到熱鬧的賭城中心，孤孤單單地拉着扳機，把一枚枚角子投進去，那裏面會湧出什麼來呢？她是在一枚枚地數着逝去的歲月，還是一枚枚地計算着所餘無多的來日呢？

我和她握手道別，祝她珍重，就轉身走出旅店大門，想找個地方吃早餐，却看見昨天晚上帶我上樓的禿頂老人站在門邊，我問他有什麼地方可以喝杯熱牛奶，他很熱心地說：「我帶你到一個清靜的地方，這裏的人都快睡倒了。」

我很抱歉使他離開工作地點，他大笑說：

「你以為我是這兒的看門佬呀，我也是旅客哩！我叫富蘭克·莫塞（Frank Muen-

tzet) •]

「對不起，那我真謝謝你昨晚幫我提行李上樓。」

「這是我最高興做的事，我常常幫旅社迎接賓客。」

「你也是來旅行的吧！」

「我在這兒已經住了兩年了，我的老家在芝加哥的聖路易斯。」

「你的工作呢？」

「我早退休了。」

他帶我走進一處自助餐廳，告訴我哪一樣價廉物美，我爲他倒了杯熱咖啡。我們對坐下來，看他一臉的和藹，就願意和他多聊聊。

「你一定不會想到我原來是幹什麼的。」他繼續說：「我是個賭徒，五年前我從賭場退休下來，特地住到這兒來看別人賭。」

「這倒是個有趣的消遣方法。」我說。

「我看你可能是個記者之類的，我願意把自己的故事講給你聽。一於是他滔滔不絕地說下去：

「首先，你要有個正確的觀念，你不要把賭看成是一樁壞事情，耶穌基督的十誡裏應當

把賭去掉。在我的看法，賭是一種生活的方式，只要你有一顆善良穩定的心，能够操縱它。如同開汽車，技術高明還不够，得心平氣和，才不出車禍。」

我一聽就大爲高興起來，我遇到從賭中悟道的哲學家了。他繼續慢條斯理地說：

「我十六歲時父母雙亡，書也不想念，就給雜貨店送貨。賺來的錢，除了吃飯就送進了角子老虎的口。有一天，在賭場門口檢到五塊錢，這是一筆意外之財，我想我的好運來了。平時我都是玩一分或五分的，這一次，我要玩五角的，反正無論玩多少的，總是投完爲止，我何不試試大一點的呢？我換來十枚五角的。說來你不相信，我投到第五枚時，扳機一按，嘩嘩嘩地湧出滿坑滿谷的角子，一數是五千元，五塊錢換來五千元，這不是轉運是什麼。我馬上停止，帶了錢回去向雜貨店老板商量，和他合夥，他答應把店面擴充開酒店。他很精明會經營。我呢？會賭，每天去賭場，先是冷眼旁觀的看，不下注，看出一點苗頭來了，再下注，總是一本萬利，輸的時候很少。」

「這裏面有什麼訣竅呢？」我好奇地問。

「你太外行，這個道理和你說不清，你先生如果有興趣的話，有機會見面我可以教他。」

我想起我那位一板一眼從不投機取巧的先生，笑笑說：「他不行，他太正經了。」